明史

五九

明史卷二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申時行孫紹芳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王錫爵子衡 沈一貫 方從哲 沈㴶弟演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寛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氐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寛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

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諆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扗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啓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暧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

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
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
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
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
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爲
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
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
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
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
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

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鄭洛爲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

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

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

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
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謚文定子用懋
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
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
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
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
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
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

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己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横議簡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輔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

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爲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有故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火落赤眞相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

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鑿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内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竝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臯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

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皐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陳泰來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悞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彗已入紫

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旣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

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皐位

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宮儀中外爲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爲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指被物議既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

去爲出内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
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
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
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愼行葉向高李廷
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
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
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
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圖門養重
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
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

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學副使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爲孝也張居正以爲刺已頗憾一貫居正卒始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爲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皋張位同居內閣復有

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
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
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與陳于陛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卽家起焉會
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爲鄉郡患極陳
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獨行己意
一貫柔而深中事志皐等惟謹其後于陛卒官志皐病
痺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竑議事得罪去一貫與
位嘗私致鎬書爲贊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
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

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爲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宮居皇長子工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敕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既而不舉行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並行一貫因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會帝意亦頗悟命卽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

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皐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皐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內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四出爲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受俘一貫請陪侍

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
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
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
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
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
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
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
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
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
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

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戸部陳蕖兵部田樂而以祖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

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神宗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賡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敕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爲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溫純吏部侍郎

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
奪呂本謚一貫賡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
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
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趆訐楚王華奎爲假王
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
趆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
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餽遺書上帝不省
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
中錢夢皐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趆等皆得罪正
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

康丕揚錢夢皐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斗爲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皐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

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爲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爲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賡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內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爲錫爵志皐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諆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
謚文恭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
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
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爲禮部
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爲給事中李成名所
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
吳道南竝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爲首輔政事多決於向
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
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

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鉤得其情龐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寀言謬妄帝納之道南爲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

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
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
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
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摶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
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
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
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
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
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
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

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

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懇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潅疏仍留中終

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爲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

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
又用姚宗文閻遼東齮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
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
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
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
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
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
及侍姬八人噉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
侍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
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爲皇太后從哲遽以命

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
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
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
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
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並上書從哲請保護聖
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
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
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
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
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

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

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羣臣入臨諸閹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拄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嬪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先是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

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

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
母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
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淸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
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
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
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其冬給事
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
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
孫愼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爲弑逆詔廷臣議都
御史鄒元標主愼行疏從哲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

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愼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黄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學士熯述進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

當皇考哀慼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
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
不罪無何愼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宮
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
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
者貶殺略盡矣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
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淮字銘縝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
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內令黃冠
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

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江西瓷器帝爲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漼方柄用得賜謚端清漼與弟演同登萬曆二十年進士漼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漼奏陪京都會

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韙其言然漼素乏時譽與大學
士從哲同里閈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
詔會推亓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
漼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
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漼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漼始至故事詞臣教
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漼弟子
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漼既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
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
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

朝方舉內操得漼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
王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漼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
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
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願得帷
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漼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
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漼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
漼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漼敎閹人戚畹姦輔內外
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漼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
之世揚等遂盡發漼通內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漼

比之蔡京濯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佟卜年劉一燝等詔兩解之未幾紀以卜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濯大學士葉向高言紀濯交攻均失大臣體令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濯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濯弟演由工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爲豫於象爲蠱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畧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孔子所爲致歎於焉用彼相也

明史卷二百十八終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四維子泰徵甲徵　　馬自強子怡慥

許國　　趙志皐

張位　　朱賡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

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盆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黨緣得之諸人遂相搆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閣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

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武淸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

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
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
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
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
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
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宮徽
號封已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
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
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並

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

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
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
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強已遷
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
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
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
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
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

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正一眞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强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强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輿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

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强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强初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强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强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慥進士尚寶卿闗中人入閣者自自强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懇救帝爲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敎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直國國性木强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

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
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
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
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
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
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
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
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
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
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

去國以爭執去爲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
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
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皐
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
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皐爲廣東副
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
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
右侍郎並在南京尋召爲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
行謝政薦志皐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皐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皐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皐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勲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皐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勲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皐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皐等因

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
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
志皐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
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
變異迭出志皐請下罪已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
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
長子年十六時志皐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
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皐等復以爲言終不允
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
負氣人亦畏之志皐爲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爲

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爲首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
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
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皐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
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
詆而巡按御史吳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
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皐宜放給事中劉
道亨詆尤力志皐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
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
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
起石星力主之志皐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

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皐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皐終不問然志皐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皐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皐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

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眞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尙寶丞俄召爲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

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皐竝
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竝封以待嫡爲辭而志
皐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禖議者竊哂之趙南星
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皐爲
首輔位與志皐相厚善志皐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
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
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
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
人請稅煤炭開臨淸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
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

置重鎭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鎭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皐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徹稅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

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爲其黨道亨恥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

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啟中復官贈太保謚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

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爲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倣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

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爲礦稅發賡手筆也賡於已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搖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羣小窮治不已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皐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賡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採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濬河繕城賡力請俟之異日帝皆

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皐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辭帝爲切責言者旣而姜士昌及

嘉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

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
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
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
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勳前
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爲
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誶日
積又烏足爲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
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二百十九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萬士和　王之誥劉一儒

吳百朋　劉應節徐栻

王遴　畢鏘

舒化　李世達

曾同亨弟乾亨　辛自修

溫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術士和成
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
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裁上供瓷器千計
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
功賚銀幣三殿工興採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
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官踰期劾免起山東按察使
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決於左士和曰朝廷設
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召拜應
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
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

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外請從之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許贈王士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搗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前石州

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孑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聞維岳世威實論死繼洛戍邊吳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明年詔之誥以左侍郎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誥以疾辭代以冀練已復因給事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擣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誥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曆三年乞假送母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誥以召還直

臣收人心爲勸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襄時有夷陵劉一儒者字孟真亦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局之別室居正死貲産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天啟中追謚莊介

吳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拜御史歷按淮揚湖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

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吳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間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安爲都指揮耿宗元所敗僞請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賊黨爲內應先後悉禽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樟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旋

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淸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淸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懾隆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帝從之尋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兵部萬曆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鎭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

崇古吳兌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革有差又進邊圖凡
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士馬强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以省母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戸部主事
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
十三年以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
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
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
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
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

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

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徙三衞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淸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稺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

制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隣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徵兵如奕棋請餉如乞糴操練如摶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今爲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

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尚書召爲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遂偕汝芳劾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節與工部侍郎徐栻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栻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召栻還罷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爲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槩不妄交同官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爲稾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聶豹懼趣所司以世蕃稾上遴直前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死遴爲資粥饘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葬之遷山東僉事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訟寃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歿總督陳其學陜西

巡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溫如玉論遴不已解官候勘後御史楊鈴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興屯田邊儲賴之秩滿進右副都御史尋召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遴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事竣遽移疾歸居正歿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邱得用濫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戶部尚書先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

命於太倉庫補進璲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即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别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璲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璲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宮用璲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

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
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敎
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
尚書沈鯉請如遴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
止改兵部尚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賂遺徧輦轂不敢
至遴門遴在戸部頻執爭已爲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
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
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大學士申時行
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時行
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

乞休去張佳允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營僉書尚書遴持正爲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佳允亦罷遴雖退聲望愈重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天啓中追謚恭肅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遷廣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左布政使召爲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鏘却不受瑞察鏘政更與善進南京戸部右侍郎督理糧儲萬曆二年入爲刑部右

侍郎改戶部總督倉場擢南京戶部尚書謝病去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徵爲戶部尚書帝以風霾諭所司陳時政鏻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並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鏻乃引年乞罷予馳驛歸鏻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

汝梗奉表入謝詔以爲太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擢戸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科給事中帝任宦官旨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赦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有詔言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化偕同列言廠衛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

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今命之
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
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
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
害帝並不從已而事竟寢校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
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陽
春懼訴於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
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爲民化請以陽春所奏
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請釋彝臣鄭履淳李芳及
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時高拱當國路楷楊順以搆

殺沈鍊論死拱欲爲楷地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忤拱出爲陝西參政再疏致仕歸萬曆初累擢太僕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緬賊平帝御午門樓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

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慮羣下欺罔間有訐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證佐文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潞王府小校以事爲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詔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爭之詔罪爲首一人餘並獲宥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

道論及化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當慮囚復起視事中
貴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尋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與陸光祖並爲尚書所倚
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曆二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
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氾光湖風濤
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召改戶部復改吏部進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俄召爲刑部尚書中官張德毆人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坐撻樂舞生下吏帝密遣兩校尉偵之讞曰爲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言偵伺非大體承榮竟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駙馬都尉侯拱宸僕斃平民抵法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學肄禮罪人焦文粲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戶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粲罪忤旨詰問復

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韙之改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价虐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鐫思瑜秩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並宜容納惟緘默依阿然後加黜罰則讜言日進邪說漸消報聞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

趙南星被劾貶官世達力爭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世達白其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疏詆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還吏部文選主事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亨悉躬親之與陸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爲文選郎中薦用遺佚幾盡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

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並逐之奏同亨羸不任職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稅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內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亨疏請清釐已得旨中官復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爭弗納同亨弟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

已月俸也大譁伺同亨出朝圍而譟之同亨再乞休不
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
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稅使所
在虐民同亨極諫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
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
皐等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
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嚴嵩其鄉
人尚書吳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
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僞儒同
亨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槩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

取恬不知恥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弟乾亨字于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知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以尚書張學顏右成梁也並劾之帝怒黜爲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士兵歲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

被辱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密揭力爭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祿半歲而治首事者以法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論救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茍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知縣擢吏科給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邇京府屬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盡輦下獨多不肖哉地艱而事猥也請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簡以注

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巡視京營劾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寰罷燧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論其奸詔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諡以可成由黃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引疾歸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再遷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邱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每歲防秋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

故自修奏己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
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餽遺爲名盡括所
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
召自修爲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私人
去異己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
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
府不悅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
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
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
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

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挾讐主使與郊及給事中
吳之佳助之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
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悅
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
堪此任者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
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
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自
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爲所
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
太子太保謚肅敏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祿丞

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爲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旣禫除猶不與大臣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羣工親決章奏報聞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衞大殺掠而去總兵劉燾以戰却聞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已石星獲譴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樞神機繼爵恥與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易以勛臣純請廣求將才毋

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爲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入爲戶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場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喪召爲左都御史礦稅使四出有司逮繫纍纍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橫所至剽奪汙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蠭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素

産金銀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
其筴歲可得銀五十萬帝並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
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余元俊一鹽犯數千
贓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
必無徧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闌出禁物與
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
行法而亟撤稅監之害民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
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
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
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

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寘於理亦不報先是御史顧龍楨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純劾罷龍楨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搆狀並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爲下

永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
力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
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
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
不得已强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爲沈鯉郭正域辨誣
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三十二
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
庇者兆斗及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
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皐
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

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皐等夢皐等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夢皐等前疏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純淸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贈少保天啓初追謚恭毅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

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躡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𡖖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

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
死起戸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戸部右侍郎督理
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戸部
尚書陳蕖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
進世卿爲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相至
擅捕繫宗室曩時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
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
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內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
十萬宮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
數不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

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
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
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
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世卿上言鄉者旣免
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
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陛下反漠然
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
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
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

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包烋毀掘冢墓則枯骨衔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讙譟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㨗庫

藏而庫藏絶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蹷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

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辞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

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
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
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
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
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
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
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
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
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
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

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
贈太子少保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兖州推官徵
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
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
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
事中多所糾擿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
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於有司以其半輸稅
監進內府半輸戸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輸汝

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戸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減四之一及王旣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內使閻時詣汝州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

上不報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輔陝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計苛斂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

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戶部久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訌天啓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葢其重矣萬士和諸人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遴舒化李世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

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權宜取濟遂與裒刻聚斂者同譏時事至此其可歎也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袁洪愈 子一鶚 譚希思　王廷瞻

郭應聘 吳文華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王樵 子肯堂　魏時亮 陳瓚

郝杰 扶克儉　趙參魯

張孟男 衞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

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宮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

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諭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萬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鶚以廕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

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
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宮
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宮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
五已言勳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
次爵絕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
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
勦之殲其魁羣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
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厦洗馬
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

御史撫南贛入爲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戸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氾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爲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塲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戸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戸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遠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元亞別擊賊首張韶南黄仕良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猺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猺夾江居怙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

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猺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牂牁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猺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猺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猺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黃土大梅青淇狪獞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

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猺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萬曆二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絶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

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爲僦居供廪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淩雲翼征河池咘咳北三猺三猺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廕襲文華亦受賞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艮朋討平嚴秀珠岑崗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嵩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

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
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
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
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
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
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爭
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
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
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

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負緣倖免一則掊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竝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

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曆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臯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討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于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

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慤溫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爭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愼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決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民中官張堯爲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

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訴諸臣欺蔽帝
慍目懾之本猶剌剌語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
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
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
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
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
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
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敎之禮讓祿萬石
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
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

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遴大臣龐尚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

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愼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敎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敎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厲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已者時亮及陳瓚張檟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邱橓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疏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淸獄弭盜善俗七條

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最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
踰年卒官時亮初好交遊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
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
學天啟中諡莊靖陳瓚字廷祼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
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
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
請錄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
吏科請䘏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
鍊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

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後官侍郎稽勳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槙見鄒應龍傳

郝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厓戰績並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內臣專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既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擣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鎭夷堡獲老弱二

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旣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並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會稾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

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
問而心以杰爲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
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
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
周給其從官衞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
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
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
不合徙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
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共之光山
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

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旣劾成梁爲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爲賊執政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祿少卿天啟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黷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
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
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
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
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
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
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
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
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
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

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
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
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予
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並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
志皐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
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
致仕卒謚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
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
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

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並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槖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閒一御門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鑨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朘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衛承

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溫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曆間南京戶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謚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傳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戸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戸部郎中鄭

材復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薦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皐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皐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

志皐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與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諸番彊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爲漳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咂際而窺堡守黃勝場則不敢踰塞墩而寇關他如横山寡石崖尤爲要

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爲尚書者志皐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益無功志皐等又請罷禎御史況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寛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寛方坐事勘不當推擧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寛須巡撫缺用臣故擧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

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

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戍要害部內晏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貲以振至天啟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貧民以貲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

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
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諡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爲養望之地資
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彊直無所附麗不爲執政所
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彊居優閒之地不
竟其用亦以自全于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５９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６４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５８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